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_臣沈 颺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孫 球

謄錄監生_臣孔廣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沙溪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沙溪集二十三卷明孫緒撰緒字誠甫沙溪其自號也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文八卷賦一卷禠著一卷無用閒談六卷詩七卷其文沉著有健氣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

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為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為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澁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蓋為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至於古今仕學辨之類叅以排偶不古不今則編次者失於刪汰轉為作者累耳其無用閒談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誤以五代王祚事為彭時事其說

良是他如論揚雄事亦失當然要不害其大
旨詩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注東
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為非益譏譽者之濫
量非排擊東陽也此集舊與馬中錫東田集
合刊然學問筆力皆勝中錫故今摘錄緒集
而中錫則存其目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一

明 孫緒 撰

序

送馬嘉貞應試南還序

妹婿馬君嘉貞天分警拔事舉子業雖未嘗矻矻苦心
至落筆則語輒驚人老成兩雅迥出常度同業者終歲
效之竟莫能及人以是竒嘉貞嘉貞亦以是自竒也然

每試輒不利今年秋學愈奇聲譽愈闕應試士相率即其寓所願識風儀者日數人或相顧而驚曰此所謂馬嘉貞邪一時推右殆空士類而試又不利揭曉之後撫膺戟手幽憤無所容充其志將駕當世吞萬變浩然不可禦噫士貴有志若此者非士之所宜有邪所貴罔敢怠忘念常在茲耳若突然之勇生於血氣之粗偷安之習乘於志氣之微愧目前而忘自奮則今日之志適足以見褊淺躁急為吾之累反不若漠然於得失者之為

高也余早年屢困場屋每被黜情思黯黯竊窺一時同
黜者孤燈聚首慘無人色程日于倉卒屈指若不及數
日後遊訪輒謁語笑啞啞前日之情畧無芥蒂焉間有
秉持少異者衆中常愀然不樂與之言亦不對若有憂
思然至抵家室對妻孥亦既舒暢矣久近雖不同其粗
於血氣微於志氣一也而況嗜慾亂其真博雜撓其識
不急之務無益之談妨其功力則今日之志亦安用哉
昔者孟郊落第有食薺亦苦強歌無歡之句一時君子

憐其情而鄙其量夫郊誠可非也然卒能占高第享盛
名于無窮不猶愈于一被擯棄即落魄狂縱萬事決裂
如李山甫溫飛卿等乎老而彌篤仆而愈力正今日所
未易得者而顧未可輕議也凡人之失利孰非郊之情
哉顧充而守之有愧郊耳嘉貞勉之天下之事多矣曾
有二三其心蕩漾不定而可善其成者乎況事業精密
易失而難得者尤可畏哉歸以告尊翁當不以予言為
誣也

送李德華詩序

德華我先師嘉興先生仲子也先生早擅三易騰聲鄒魯齊衛間丁酉歲首擢鄉書慮太夫子漸老不欲以仕遠違色養需家食者十六年余往洒掃門墻見先生孝友睦宗族信義惇鄉閭謹飭方嚴淑後進謦欬杖屨無非可師有不專經籍文字間者退不勝自喜時德華侍先生首尚未髮而冰瑩玉潤沈靜有老成風私自謂曰傳先生之業者二郎也已未先生歿官嘉興每憶高蹤

即于德華屬厚望不可置今年應詔來京例得醫學官
醫為小道醫官在仕為卑員而德華趨之若恐後諸友
在都下者咸訝之亦有力尼之者德華泣曰葺遺文以
承先業先子志也吾誠愚詎敢忘先志哉顧兄沒母老
謀仕則廢養奈何且吾父儒宗尚以母老不欲仕況區
區者可輕違吾母邪冠裳捧檄以博庭闈懼悰亦足言
仕而終無遠遊以貽親慮謂非先志土苴與聞者避其
言謁選既畢治裝將南還諸友供張祖道都門外德華

酒酣興發言論蠡起譏評人士商畧世故若鑑應形水
赴壑孤翮高搏而迫之以風也雖未可遽窺先生之堂
然背而馳去者亦鮮矣至憶舊遊話往事俱歷歷在目
轉盼之間已越二十餘禩今昔異時少壯異容悵歲月
之潛移懷餘生其如寄不能不以之興懷古稱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余因歎歎而歌曰昔從君兮平
原區花顏肉映雲敷腴君今來思西城隅青袍蕩漾飄
瓊琚丹穴鬱鬱文鷁雛倏然翬翬雲霄衝高歌取醉真

良圖夕陽又下閒庭除歌闕復有倚聲而和者曰若有
人兮邦之英駕驟駟兮彈青萍驩未洽兮歸干旌瞻令
儀兮心怵怵去如風澹來雲凝願言兩腋清風生相與
上下同玄冥於是四座競起疊和更酬剽者如遊迴者
如留颺者如浮拍者如休方清絕以長謳忽斷續而相
摻若野鶴之唳高秋孤蟬之咽涼颼也德華雀躍而起
曰有是哉願彙諸君之作以華吾歸乃僭引余說於上
而列諸作於別方若岐黃之談本非德華素業亦非諸

友素期者可不書也

代楊師文送董松軒赴吳江簿序

吳江江南劇邑紬縠靡麗之風比他邑常什伯去京師
數千里狡橫且玩稅額訟牒未易猝如法故令若簿多
敗於賕或困於夥給於詐能官者蓋鮮然令患不才耳
才則搜抉指顧咄嗟可快意簿動制於令晨起束帶詣
堂上長揖就坐吏抱牘過前禁莫敢問惟令顏色是候
令誠才邪相與同其休不才簿雖蟬蛻鶴舉不得不與

分其謗矧臺郡相沿督責常先僚貳僚貳奔走惶駭令
不知也然則吳江之難令居其一而簿居其三亦誠難
矣哉甲戌四月壽張董松軒先生得是官余前此屢候
先生寒暄外他事若不肯出諸口除後再往候之則言
論纚纚終日不可窮要不出吳江今時最急與簿當最
先者豈先生外此固漠然哉非其責可不言亦往日意
耳夫處窮巷經世務要非凡士屈伸舒卷惟義惟時求
先生于今茲誠未易得以是佐吳江不煩他求自有餘

地事當在令可以無言事當在簿而令撓之不可無言也士從仕凡以行吾志而已令鋒鏑供億之餘閭閻糠粃嗷嗷未充者什九幸而吾有具又理當任顧低首飲氣自抑以悅人如吾民何即先生之迹渟渟如巨浸激發如風駛中縈要如破的知非若人也然則又何難焉其子湯民侍御常凝神洞視于廣衆矜語間若有深思至其論事則綜覈孤峻遠出人右邇者天子命按畿輔簡書甫數日貴勢即相戒莫犯蓋澄清搏擊之術雖深

匿未形而鋒銛溢發有不可終掩者如蟠蛟螭隱虎豹
未及騰踏奮厲而淵然之光蔚然之文洎採者固已望
而驚矣英銳勝于恢容才華韜于渾厚父子志向如出
一轍湯民掇賢科躋膺仕而先生矻矻太學晚歲僅得
此是則幸不幸於其間昔人筮仕縣簿垂休光照後世
如蘇長公朱晦菴者史冊相望又未可以秩卑任輕專
為先生屈也古今寧不相及邪為之上者從臾誘掖之
使先生之賢不終汨于氛埃奔走之下則多可稱述當

復有進於是者瀕行羣僚追送國郊且有詩也謂予雖
陋年差長強使為之序

送如心宗師北還序

正德丙子八月如心玉上人進宗師之號將丐余文以
侈其事余心亦既許之矣未幾被謫南歸匆遽流離心
悸氣動如心嘒嚅齒頰間欲言之未敢也今年秋裹糧
負擔從一徒南走千餘里抵沙溪別業再索之夫如心
之廬縉紳士日接武焉音鏗錡而葩炫熠無難得者顧

遠需于蓬茅廢罪之餘是何忍于終辭余早歲識如心
之師印空上人因與如心游印空博洽持重諸浮屠敬
而畏如心謙抑溫潤諸浮屠慕而愛行孚論定越三十
年如心雖無意人知諸浮屠爭先延譽惟恐譽之不揚
汲引之無階者無戾情無異詞迺共上其名於禮部禮
部密詞而公詢之始疏以入投名陛見畧如授爵然因
念一方外之流欲偉舊觀改故步亦甚難焉天下事稍
涉榮幸者要不可易致不獨浮屠然也每春夏之交宗

師登壇宣教村民比丘累千萬長跪俛首以聽於下暴
慢者悟悔悟者泣而所宣者戒殺去貪輪迴報應固釋
氏之粗也猶感人若是若以宗風上乘彌近理者示之
又當何如怵姦慝藉風示潛驅默相有未可盡非者吾
儒懿德好爵當更倍蓰什伯而學巧於岐仕捷於徑往
往淪為虛談行不重於時言不信于人功力顧出其下
而人人以闢邪衛正自任祇見其誣也已昔惠遠道安
輩頗見重于晉宋間今日講經某寺明日談空某第王

謝諸君子園坐竦聽不少厭亦以其說有可以聳動世俗者不然操筆立論據孔氏以排之豈諸公所短邪如心今日之崇重亦何減於古昔宗伯不逆其情當宁不違其請合千萬人羣聚喧呶連旬累日於郊圻近地有司不以為非民俗不以為異豈徒為如心地哉如心之自處要亦無愧古人可也舊見如心談笑詠歌終日不倦邇來黜聰明謹酬答以求副宗師之實但每與余相對死灰槁木無復疇昔之興余輒欠伸思睡如心果能

忘情於世乎少壯嬉遊如在旬日而余頽然亦既老矣
撫景遐思識此以為別

送方明府致仕序

侯宿學雅量老成鎮重於聲利澹然無外慕任未久累
檄自劾部使者咸惜其去還其檄不聽至是乃得請買
舟治裝將歸宣城別墅鄉閭遠近如赤子去慈母之懷
相與號召挽留且欲具牒懇之臺省數日之間風靡雷
動以侯志不可奪而止縉紳耆舊餞之漳水之上酒既

半作而言曰大夫七十致仕禮也吾年甫知命汲汲求去公等亦嘗識此意乎始吾讀古人書見成敗得失迹輒以身當其衝而與有其計掩卷揣摩敗可使成失可使得可以閱之掌上出以語人人咸以為然遂謂謀識輒古人而出之右天下事苟有意無不可為者暨令茲邑邑小而事簡土壤平曠無深山窮谷難至之地其政易達民鷙勇尚氣節無私智利口以奸法令其教易行追呼徵調咄嗟來集又自以為少出緒餘當綽有餘

裕循政美績可坐而待至于今事為變幻往往不如吾
意吾志在寬而衆志在嚴吾急於情而人急於其名突
梯滑稽政在薦書吾默而居人方目其為迂依違媿
譽若崇阿吾刮而磨人或指以為訛始信得于古或未
宜於今其濟其否常繫於人不盡取必於我也朝泣堂
上凍者餒者襁負而鬻者疲癯而髡鉗者縱橫雜沓逋
負無完期瘡痍盈體膚吾惻然有矜心焉暮閱案牘臺
郡督責架閣填委租庸力役紛如牛毛藁砧巨罪近在

目眴晷刻相違禍不旋踵吾悚然有畏心焉因竊自傷
孔子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欲從吾好則動中禍機貶
以徇時則下負所學所謂立之之難不在此邪緬想前
哲俯俟後世吾又有愧心焉是三者憧憧於懷達曙不
寐抑鬱否塞漸入膏肓矣吾故不能一日安于其位今
維新之治羣賢彙興彈冠振衣之聲遍天下吾獨憔悴
枯槁於烟霞草莽之間辭榮祿而就困窮舉平生之所
學寄之田夫野老之一嘅吾獨無人之情哉江湄舊廬

尚爾無恙蒸梨釀黍葍羹鱸膾聊爾終老而山容水態
村謳社鼓亦足以自娛要之取憚吾心焉耳言未既緒
執爵而前曰侯所謂盛德之仁人謙光之君子也先皇
帝巡狩時車徒供億未易悉數使侯少有進結之心粉
藻修飾以媚倖近環八里草薶而禽獮之其誰敢曰不
然曩龍舟過河下賴天子明聖不欲一事擾於民然巡
歷茲土號為臣子者任愈重其情愈無極銜才售能本
分之外少加毫末以投當路之好問閭之下必有泣隅

而未敢自鳴者令雞犬不驚婦子相慶誰之賜與侯方
引分自守鴻冥蟬蛻若一無所與力夫謙則有終仁則
有後古訓也消息盈虛相為倚伏天道也侯行矣三槐
五桂尚當於桑榆乎見之而景福眉壽如持左券取物
無爽毫髮不然雖謂天道為渺忽而古訓不足取信亦
可也釣遊樽俎所遇皆春苔蘚泉石無非樂境區區浮
雲朝露誠無與於侯矣敢用是為壽且識茲別侯喜甚
連舉數爵倚醉擊節而歌曰渾水之平兮泠泠其清渾

波之騰兮汨汨其鳴吾濟無舟兮居耻聖明涉將滅頂
兮中心怵怵吾負吾生兮吾又誰憎悠悠行雲兮靄靄
其停吾將觀瀾于江城之峰兮付砥柱於漁父之笊簞
歌竟酒盡長揖告別浩然登舟而去

送王蓮幕致仕序

王君有章氣和而貌恭有幹濟才又能韜晦不用平居
遇事若不敢盡言至意所欲為即萬夫莫奪所欲不為
者一握為言不恤也典故城幕五載上承下逮順利無

撓曲自趙侯以下皆愛而悅之嘉靖乙酉秋風夜起浩然有家山之思晨起束帶詣縣堂持公移一紙懇乞退休治裝買舟遍詣學宮師友及縉紳耆舊言別知不可復留相與餞之漳河之上屬余言為贈夫君子之仕也行吾志也志得則行志拂則止簪紱耒耜隨遇而安故無往不自得顧世有不盡然者平居絃誦曰吾無宦情曰吾休官去清風高致足以駕當世空士類傲睨偃蹇邈不可即聽其言挹其容使人不寒而慄一入仕版蚤

乞閒身逍遙林下何寥寥也覲顏忍辱旅退旅進甚者
偃僂跛鼈齒髮脫落猶瞋目強項示可用不肯去既去
矣且戀戀且望望欲何為者謂其前所言者非誣人與
吾不信也上之所以待士也常輕猝而去之也常易厥
有由矣勇于退憚于義乃令於王君見之君案牘士也
不殆不辱寧非吾儕之愧乎進退之際間不容髮善始
非貴而有終為難君宦游未久較之廟廊大位曾未什
一而善始令終從容納履有足以厲世矯俗者未可以

其名位之微而易之也舟中無事試博觀而細檢之凡
今八閩人士列職中外揚聲邁烈者先後凡幾人鬢髮
未斑勇退急流者凡幾人疾趨亨衢率遭蹶末路得譽
薦揚或罹咎讒疾無忌于前無冀於後止不以尼去不
以麾若君者指不可多屈內揆其方而驗之行路寧不
洒然以樂乎江浙既達閩山在望歷指曩昔釣遊之地
而回首遐思緬懷朋舊感歲月之易徂幸歡娛之復續
舉眼皆樂境矣君行矣哉原隰耕耨終歲可以無飢里

閉追陪放言可以無辱葛巾藜杖村謳社鼓焉往而不
得貧賤也大抵內不足則易以羨人守不定則易以逐
物吾恒足而恒定矣氛霾偪側遽如靚深寂寞閑寥據
如華要出處寧有二哉鼠之肝蟲之臂鶴鳬之短長各
得分願欣戚安所用邪余疎且遠言不足為重輕顧屏
伏十年草澤風味盖已熟計而飽諳之矣頑陰涼月水
態山容他日欣然意有得焉當念吾言之非誣也

故城縣志後序

邑大夫鳳陽趙侯纂縣志既成以示沙溪孫生孫生讀之既作而歎曰緒於此有以見侯之為政也夫郡邑得君子以為之主山靈地秀恒望依託以有聞於時而縉紳德業閭閻疾苦覬顯揚思保障其意尤切俗有雕樸故政有宜違法有利敝故術有變通典籍不存何以溯其原而執其要縣有志若緩焉而實急也侯於此知先務矣及觀其據事理析利害詳實剴切長慮隱痛時溢發于文詞之外而援古御今斟酌損益惟恐一民一物

不實諸衽席之上其心何仁哉後之君子撫景遐思能不惻然興念矣乎且敬亭山山之尋常者耳自鮑明遠李太白諸君子有詩遂與匡廬泰華相埒柳州僻在遠徼得柳子厚依歸而柳之山川遂以得名者不可勝紀吾鄉典型文獻不足徵也久矣得賢侯掇拾而揄揚之飭于躬者舉得不漸泯于後固斯文莫大之遭際而巖壑丘阜亦何其幸哉竊嘗怪守令于民父母是司軀命攸託取足目前筌蹄芻狗竭智而愚窮法而取雖令譽

昭彰致位通顯而民之懟則深矣視吾侯何如也瘡痍感刻或壽於金石里巷風謠或公于薦剡得失彼此當有辨之者矣敬題數語而歸之

送趙明府教授杭州府學序

嘉靖乙酉邑大夫鳳陽趙侯令故城三載矣行將奏績大廷顯膺甄拔顧不少緩以需累疏懇乞校官自効銓司以聞上命為杭州府學教授教授秩九品視縣令為卑而寒暄向背不可同語人咸喑喑侯捧檄油然生樂

翼日解舟南行諸縉紳餞之漳河之上春冰將泮東風
扇和水清徹可鑑毛髮波紋縈迴如綺如霧念侯操守
本于天性文章發于自然若斯水然感時撫景情所未
堪夫人孰不欲仕進趨而志不伸不如退步之為安仕
孰不欲顯任重而道不行不如散秩之易稱材有宜違
事有能否違吾所不能就其宜且能者安之何不可之
有侯非真有所不能也可能者在我不可能者在人盡
吾之可能者而已惜侯者較崇卑計勢分其所以待侯

者何淺哉故城當南北水陸之衝奔亡凋瘵不幸膺富
庶之名介於燕趙魏博間感慨激烈不幸有頑獷之說
富庶虛名耳侯胎恤卵育恒用其誠上之人原狩川漁
恒竭于思頑獷虛說耳侯投足援手惟恐或傷上之人
草薶禽獮惟恐不盡邇者編賦役結庫樓議置郵均保
甲承檄者望風遡指必欲室無餘貲人無遺力而後懽
闔邑洶洶然非侯陰尼默挽民不相率而盜者幾希侯
令去矣富庶之苛役頑獷之刑誅誰其庇之侯計則得

而斯民荼毒方未艾也識者當惜吾民乃惜侯乎侯開
國梁公七世孫武靖伯從子南畿鄉進士天報元勲地
靈鍾異故資稟甚奇系出金貂心潛典籍故德畜甚富
高視萬古故不屑近名遊神玄虛故不堪俗務既佶而
閑甘節而亨靜專而慎擇故耻于自見以若人而遂若
願固宜其樂之不可已也杭州稱多士英姿俊才樞趨
園侍以侯宿學臨之圓規方矩惟所欲為無不可者他
日名儒碩輔皆屬門牆蘇湖德業當不專美於東南有

暇載酒拏舟訪孤山遡西湖景色瑰奇怡神駭目以侯
清才遇之長什短韻惟所欲為無不可者他日烟霞泉
石盡歸詩索林蘇高致當不專美於往昔去簿領而芸
紉戒薔薇而桃李脫奔趨以勝遊遠塵埃而幽討天壤
之樂孰大於是迂於時乃符于道不役于志乃凝于神
在侯勿替厥志而已教成而頌聲作名流而聘書下好
爵膴仕其孰能禦之諸友謂緒辱侯知愛為深不可無
言也於是乎書

馬東田漫稿序

心不大則無遠韻氣不勁則無昌言詩者性情禮義之
宗言韻之精英也淺胸卑局而欲有軼塵邁俗之作難
矣魏晉而降論詩例稱唐人唐人例稱李杜昌黎三君
子之什膾炙千載不俟評議然蠅蠓貴近傲睨強藩勇
犯人主此其人為何如秋空江漢沆瀣無涯泰華匡廬
俯視萬象神龍怪鰐莫可弔羈讀其詩想見其人使人
毛髮森豎高岑王孟而下達者摸稜廟堂窮者曳裾權

倖揚揚施施營營啾啾昏酣陷溺相率而不自知是其
鏗錡巧麗之音非不足以竦動視聽而獻諛售佞希恩
覬寵之懷牢橫不可破囁嚅觀望委靡消縮情隘而莫
伸氣卑而不暢言惴惴而不敢盡故奄然莫能自振長
慶之後作者類無取焉東田先生馬公蚤以詩名海內
海內士翕然宗之半聯一語篇什未成輒遠播數百里
外公何以獨雄一世哉觀其所存可知已効萬二梁方
汪直檢料嘉祥長公主田蓋嘗屢犯宸威屢瀕於死而

烈衷直節愈老愈勁正德初逆瑾當國虐焰熾天公以
直嬰之瑾怒捃撫下之獄陳挺負校死生在毫芒獄吏
引對奮色亢厲無沮無懾目睫之下初不知有劉瑾瑾
竟無以加也至今談及往昔凜凜猶有生氣志士想望
風采思執鞭而不可得此其人為何如故其詩類其為
人憫時痛俗以極于體物盡性而要諸變雄渾深沈無
急蹙狹小之病間于閨情幽思旅懷宮怨以自況而閒
情逸興時得之諷詠之外洪音廣調渢如也決如也若

不見紛靡于中而嶮巖于外者玄圃不生礪石沆瀣不
受污濁即此可以談詩矣瑾誅後嬰禍者類擢不次以
旌直風公才節資望迴出時右而嬰禍又最酷端揆之
任謂不能舍公他適顧畀以羸卒屬以巨寇功摧未成
志齎以沒天邪人邪衆方睢睢公獨崖崖孰不思毀折
以快讒妬又肯使之雍容紫禁完名清世哉語云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公之謂矣遺稿十喪七八公子
監生師言得詩賦歌辭樂府若干於蟲鼠之餘屬緒為

評時議擬公詩足邁許渾高者當在劉長卿陸龜蒙間
今三子之集俱在試取而讀之有公之胸次乎使公得
列廟堂虛衷融心和鳴國家之盛昌言遠韻當與李杜
昌黎下上惜哉公不值也欲讀公詩先觀其人欲學李
杜昌黎詩當先論世以自厲不然竊片語捋數字規規
于聲韻步驟吾恐模倣愈工背馳愈遠矣

贈馮生嘉際擢鄉試序

始生以族兄尚文子壻謁予京邸禮飭而容肅言論冷

冷可聽與之談理道論事勢成敗亦能領受無扞格既而廣靈司訓廷輝兄亟稱之因屬予課其業援筆伸紙亶亶數百言雖未免出入畦逕而立論命意警異為多乃呼置家塾口授經義史牒及古作者之意顧敏贍有餘而近裏之學若不足紉綺氣習浮靡好尚時見於高視濶步之外竊念生已捐貲入監坐有官階今日之學祇為他日謁選之需非有遠大期也徐察其所為苦心厲志若甚于庠校時余不覺茫然自失乃嚴條範謹章

程束之以矩矱敦之以大朴探之以迴深析以毫芒忽
杪之微而示以平實卑近之地英發豪縱極於駭愕怪
幻要其指歸曾不使失銖寸一二年間思冲淡而文沈
著衣穿履敝坦如裕如非復向之馮生矣丙子應試不
偶余亦以是年放廢從沙溪之濱者又數年筆益肆學
益闕己卯壬午乙酉連上有司連不偶余意其志當挫
氣當衰矣而苦心厲行尤甚於京邸時戊子竟領順天
鄉薦名在高等輿論翕然稱快咸曰吾固知其當有是

也穎異如生攻苦如生一太學上舍豈足以淹之藉此
為進修之地耳妹壻馬君嘉貞於君為姑丈行索予言
往賀夫學成於自勝敗於自畫不易之理也以貲入監
本謂脫送迎習射之煩得專力于學然甫齒胄子即油
然以安既登選籍即弛然以負視簡編不啻筌蹄是則
自勝之金柅自畫之棧豆所謂賢而損志愚而益過非
誣也生踰選期既久終不肯俛焉以就必欲得鄉試得
鄉試矣又不肯就必欲得進士其志欲何為者強於自

勝恥於自畫一京闈鄉進士亦豈足以淹之藉此為發
軼之地耳宇宙事皆吾分內業不茂於端揆澤不被於
天下太常不勒銘史氏不大書吾知生志若有歎焉持
此以風動鄉國吾黨之士能不竦然興念矣乎而尚油
然安弛然負非人情也杜陵昌黎唐之文士耳君子病
其工於詞章陋於聞道至杜陵之自許一則曰臯夔二
則曰臯夔而昌黎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與周公者就
其如舜與周公者夫聖如臯夔舜與周公二子乃擬之

而人不以為僭況駕二子而上焉者乎聖人與人同耳
吾能自勝不苟焉以自畫奚古人之難至哉是固未可
遽以是誣生生亦未可遽以是自誣而景仰之標的步
趨之底定不可不以之自勉夫科名宦業得之非難欲
然視之不有者為難名與業生倒囊可出也吾獨慮夫
眈眈以視之而昂昂以有之也眈眈以視之昂昂以有
之其去古人始遠矣世豈不有魏科崇秩駭耳目而伏
光景者叨竊聲華卑陋志趣囁嚅日候于要區軒蓋傲

睨於里閭率為哲人志士之唾棄其自以為榮者乃所以為辱也非好是辱也視之專有之篤勢則然也彼則不自知也非惟不自知也近勢日卑近利日鱗漸淪於汙下不可救而藉口古人自以為高明也夫汙下是淪尚自以為高明悲夫是固非余之所以待生與生之所自待而千里判於毫釐舜跖分於一念不可不以之為戒余老矣終不敢一日廢學以負先民之訓而危言獨行尚有可以藥石於生者行將洗耳溪湍拭目草澤

以需德業之成幸亦無負余言

賀明府李侯受獎序

令之從政者惟縣令為難事冗而秩卑事冗未易以集
秩卑人常易以視州郡事難且大不敢任者輒符縣責
成以逭咎而私所需者十二三所需當誠不敢緩不當
而強需戾于道拂于民心則有所不堪以吾之不堪而
應之稍稽罪且立至雖有善政亦瞋然不視故其任為
難稱任在我愛憎在民黜陟在銓司毀譽激揚在州郡

在部使先得民又得州郡達之部使以上之銓司銓司紀其績然後以次遷擢有一人作梗善譽累百莫能救故其譽難達邑之人走京師趨州郡者相踵有愛者亦必有憎者有譽者亦必有毀者平賦稅則貪者怨公聽斷則曲者怒嚴禁令則縱者忌惟廉可以阜或以為蒞惟正可以先或以為執惟慎惟勇可以守可以斷或以為蒞以為暴片言入于心善政累百莫能掩故其志難行故城叢爾小邑通津達道星槎使車無虛時往歲戕

於寇殍於荒疫民餘者無幾邇來條章繁密令雞鳴坐
堂上秉燭視案牘薄暮未得返舍神耗眼暗裁答未畢
符檄又紛然下少緩報期輒謂不淑吾邑為難治吾令
為不淑已四五十年於茲嘉靖己丑春西秦儉菴李侯
來為令除書初下同需次者相顧而歎曰是腹藏萬軸
所謂秦州老書櫃者負名久矣扃鍵既闢成器而動故
城其慶乎已而果然數月政成頌作州郡長貳先是屢
遣使詞侯已心許其賢至是乃益賢之曰是甫就任即

囚首械繫禱雨者他可知矣即以其賢達之部使自撫
臺巡院以及臬司憲使諸公皆嘗有人詞侯至是乃又
賢之曰是炊薪不繼燃馬糞於庖廚者吾知之久矣旌
別淑慝風厲有位吾儕職也亟符縣出公帑市牛酒蔬
果具禮席示勸僚幕師儒奉命唯謹擇日供張縣庭執
事者捧符而酬其喜洋洋侯受符而酌其色愉愉酒既
半沙溪孫緒起為壽曰盛矣哉觀風部使寄天子耳目
疏天下壅蔽物莫敢扞然者也片紙薦揚銓司擢之如

不及和顏一顧州郡望風恐後當其意則事無不可為
少拂其意則無一可為者夫檢心飭行欲希一顧不可
得侯寵賚駢蕃後先相望吾知其不久屈於此矣故城
素稱難治豈前令皆不良於治邪惟恒以難視令以難
治視民宜其終於難也侯來已越三載臨泣無愠容剖
決無贅辭嶮巖變幻無懾志發硎游刃綽有餘地視之
恒若易然夫人以為難吾以為易則無願無慕無怵無
忌俛首盡所當然或然者付之不問即是以例天下事

舉無難者而矧茲一邑也令名嘉績無妄而獲膺仕崇
階指日可得敢用是為吾侯壽惟益厲初心勿眈眈而
需勿增增而趨勿營營而儲勿施施而居戒險阻於坦
途謹奔疾於末路則休光大業於昭汗簡直與夫古循
良伍一席之榮一級之陟安足為軒輊哉敢用是為吾
侯規因倚席而歌曰膏雨潛潛兮禾黍油油東野兮西
疇深我侯之澤兮漳水同游移民返而廬舍兮雞犬鳴
吠於故丘恐去我而巖廊兮殷殷我憂侯起謝曰先生

之心盛矣願載之筆札示無敢忘之義以取徵他日學
諭蔡君與司訓崔李二君皆曰然遂書之

贈道存上人署僧會序

昌黎不讀浮屠書亦不作浮屠文字然於大顛高閑文
暢之屬健羨丁寧累書珍重平日矜持之節自待之嚴
乃若漠然不暇顧者昌黎且然況其他乎如燕許如劉
柳如歐蘇陳黃富韓司馬輩聞其說親禮其人常若不
及固宜也晉宋間祖尚虛無王謝桓庾之屬直惠遠支

遁之奴隸彼亦昂然以奴隸畜之無足怪者蓋至於闢
邪衛正以道自任如龜山鵞湖龍川廣漢之學亦皆浸
浸以入而不自知夫何其動人之易而入人之深乎是
不但異形怪幻足以移人其語言其風致亦必有高闊
萬象孤標一世者不然諸君子剛大洞徹豈苟焉襲取
可得媚悅而其議經析理深造自得亦豈肯漫無所見
徒附和求同於世甘俛首其中乎然則其學固未是而
其人未可盡非也吾邑護國古剎僧會司隸焉與學宮

南北相距數十武諸浮屠飽食衎衎無所用心日望禮容俎豆於門墻之南嚅噉薰液不自知其心之革士類講授之暇興與物會題名放歌時遊於其地焚香煮茗脩然物外亦不覺其人之非故護國諸浮屠比他所號為知理道其慧黠者與之論事變成敗評譏古今人士亦了了而其中一二傑出者於情愛得喪佛氏所謂貪嗔癡者亦或能脫屣以忘然猶持逃禪譯梵福田利益之說未能脫屣於浮屠也獨道存上人者棲身荒山游

神絀帙視其人衣緇杖錫固浮屠人而其衷則尚賢務德苟可以用心力常思罄竭以需是獨能脫屣於浮屠者一蔬一羹少有羨餘輒以供誦讀士曰此在我固無用用之於有所用者聊以伸吾致用之志耳士稍玩愒從臾規論甚則長跪以祈故凡與遊者懷其高誼皆厲於志底於成人以是賢上人上人亦以是自賢夫中國西方之教若白黑而儒墨之不相為用也久矣上人獨以得之於墨者而用之於儒緬想文暢諸賢之孤標高

閱而稽於其類茲有若人乎哉邇者僧會缺員合邑浮屠氏咸願歸依存上人上人不可曰是將出我於清冷而投我於溷汚吾弗堪諸浮屠又走告縉紳士屬其勸相以成上人遍拜而懇祈之曰是將困我以紛囂而絕我於趨侍吾何能為情乃共白之邑侯曰是賢僧也有乃祖風格乃祖泰上人禮賢下士古稱墨名儒行今尚想見其人承乏視篆舍斯人其誰而持謙固讓惟官府治之而已上人又叩頭以祈曰是將繫我以繁難而麗

我以罪戾吾不欲有是且不敢當侯曰吾之用人當問其稱與不稱豈計其欲不欲敢不敢哉君子之進賢固當進其難進者亟領吾命敢再辭僂將及汝不得已奉檄而歸庠士凡與遊者設禮往賀相率請予一言噫嘻天下之士所不欲者無所利者也所必欲得之者窺其大利所在思以乾沒焉者也彼方志於乾沒吾乃畀之以遂其貪戾債事貽患君子不爾為也心無所欲不得辭而強從事焉所欲者恒包於所事之外眇焉輕嗒焉

忘天下無事矣借使其人少不稱亦宜姑畧之以要諸
後厲風節崇恬讓而況其允稱乎充斯義也雖用世可
也豈但可用一浮屠氏而已

送賀掌教致仕序

古者七十致仕禮也年未屆期而神志不逮陳情乞歸
亦禮也獨事類黜幽迹似褫奪者不得與之並論故得
致仕之名則為榮不得人輒以為病後世則不然關節
多岐賢不肖倒置不特奔趨要區者多所憑依而倦還

返壑亦藉重先容要求干索必得榮名而後去然人不
以為榮也顧羣然以為笑曰是蓋阿大夫譽左右以得
之宋齊丘藉九華以要之者不然彼何人哉其無所憑
依者年數未及禮不可自誣以廢君臣之義而人又必
欲其去顧無以為去者亦輒以年老加之令其致仕界
之榮名以償其屈而人亦不謂其為榮惟忿然以稱屈
曰是蓋側目有公孫之嫌無人乎繆公之側不然此何
人哉公議私議或背而馳或角而立黜陟榮辱之典終

莫勝草茅口吻間乎貞所賀先生浙之海鹽人學富而
才有餘作為文章援筆立就有奇氣詩歌騷些亦時逼
古人而冲虛夸曠舉萬境之礫硤坦平皆不足嬰其意
海鹽人士皆宗之遊太學太學士又宗之司訓洧川青
神兩縣兩縣士又宗之而孳孳好學不肯廢晷刻前歲
陟自青神掌吾邑學政數月即圖歸諸士方慶幸得所
宗挽留甚苦先生愀然曰古稱得英才教育為三樂吾
之弗類經箋傳註尚能點校句讀詎忍棄諸賢長往乎

顧吾遊宦久省臺按牒稽歲月將謂我昏耄龍鍾與世
之齒髮盡落蝨蠅乾沒者等況遐方寒士孤踪無侶韓
子所謂無相先相死之友于朝無攀聯之勢于今誰其
明我諸賢挽我不使去將使人擯我而去乎歸興愈堅
竟以年尚未衰惴惴不敢投牒而止今年春果如所料
以年老得致仕膺古人所甚榮之名獲今人所甚高之
節先生可無憾矣所憾者世變日下其毀其譽一旦至
此古意邈不可見為用世者憂耳夫年未六十髮未白

齒牙未動搖辨如懸河雙目炯炯如虎是為年老凡令
仕版未老者幾人哉先生行矣遂初心全晚節拂衣于
埃壒獨醒於酣酣駐足于奔驟回首前時軒冕羈紲重
足而立不必深思詳繹當矍然以畏長江既達龍尾諸
山在望獻奇呈秀俯視清流迅駛振衣濯纓助雅懷供
佳句于几格楮墨間長韻短什任意信手不必至其鄉
當洒然以樂布帆風飽遡上谷天仙諸湖以認桑梓朋
舊迂于郊子姓候于閭笙簧鼎沸衣冠雲集不必至其

家而忿心恚氣當豁然以除海鹽以殷富稱魚鹽寶藏
之利聞天下歌童舞隊優旃偃師之屬作場售伎有內
坊北里所未及者課子暇日攜釋孫從健僕拉一二鄰
並擎舟循海濱拾蛤烹葍荇聽曲玩劇指釣遊舊地以
話往昔萬事萬變俱將漠然以忘彼浮雲幻態白衣蒼
狗又何足介吾意天下事未能如吾意者何限吾有可
譴之尤人雖不知而自省有餘慚吾無可譴者而人固
譴之何與於我取足吾心而已先生瀕行其寮友中州

東溪劉君德亨山右廬臺白君廷威暨庠之諸生需余
言以攄其意余亦被譴而歸者重於是乎有感

東田文集序

故左都御史東田先生馬公總角時即有能文名既以
解頭登進士列官法從名遂震天下蓋公不為俗學不
作凡近語高遠獨出能盡道其意又能道人意故數對
詳明剴切足以悟當宁悚臺諫臺諫之良得公章疏咸
莊誦為法簡書則慷慨奮激足以壯國威增士氣蓋嘗

撫治上谷雲中遼陽三鎮驕兵媮將持公片檄夔夔
矍不敢肆於情散言儷語多不為煩少不為畧幽寂著
蘭芷之潔華潤灼桃李之艷信手垂興落筆輒驚人朝
端宏儒若西涯李公邃菴楊公木齋謝公守溪王公諸
君子爭招致入壇社科舉之文橫陳旁貫高翔逸鷺趯
然脫畧於畛域畦逕之外而凌厲不踰閥多不縱從容
於程文矩度不失尺寸一時應試計偕士得公一字一
句味之以自得師師即掇巍科稱作者公歿今三十年

口膾炙而心醉飲若一日也公子監生師言裒遺集屬
緒校讐且俾序首簡憶先吏部與公同筆硯嘗訓緒曰
小子欲讀古文且先讀東田文以昌志氣庶他日無綺
靡語緒退而俯讀仰思數年然纔什一耳乃今盡得觀
其文千態萬狀怵心劇目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
八音諧泰華雄而星蟾麗點瑟天機邵酒淡味非可以
聲臭怡悅古稱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公真數人之一人
也乎昔太史公周覽四海山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氣東

坡歸自海外文益神俊公足半天下而尤熟於西北凡
山峭拔水悲壯及古戰場敵出沒地奚囊走筒篇什盈
溢所養所得充富若此宜其開口有言不愧古人而人
之宗之不置也竊見今之學者索然於養俟然無所得
詞不能達意然必欲以一二詞盡衷曲故詞滯言不能
悉事又必欲以一二言備始末故事晦乃曰文不貴多
言貴簡肅簡肅固若是乎新唐書事增文省君子譏之
晉人愛下轉語流為清談卒亂天下非簡肅之過邪士

習之敝世道之憂也又甚者則曰道貴無言不貴有言
遐想鴻荒緬懷象罔即可入聖域宰六合言語何為也
哉槁形灰心桃梗土偶未能窺告子強制藩籬而騰說
於李延平未發之中強顏郭子綦隱几嚙嗒曾不足抵
陸九淵禪學之土苴士纔涉於言即謂非善學見效輒
學步者兀居塊坐即亟稱之曰是知忘言矣是可以語
心學矣謂伏羲竒偶可不必畫太極易通正蒙為糟粕
影響屈宋班馬而下皆贅疣也忘言心學乃若是耶士

之為學冀以用世而人君之求士亦將以為世用使士
皆若而人率天下於喑啞吃訥癡聾矇瞽昭代之盛孰
與鳴設有大變故大疑議相率低眉默默孰與詳評定
國是於世何所用而亦安用建學以儲臨軒以策也是
固昏愚者掩拙之良圖才辯者亦復為之蓋以其易於
攫名徑於要路心知其不可亦勉焉以徇狂瀾烈燄一
至於此為世道慮者寧不思所以力挽而撲滅之乎觀
公之為學何如也平生清操直節不以一毫疚於志亦

不以一日忘靜定操存之功而集中諸作意趣所會多
或至千萬言不能自止竊以為新學三昧公真其人也
造詣如公矜持涵育如公有言可也無言亦可也不如
公而徒曰心學心學正恐言即滯晦無言益滯晦矣緒
竄伏水濱久與世忘然尚未能忘於言也君子其謂緒
言為妄乎不敢避也如不謂為妄而或有取焉尚足以
為反身還淳之一助而古人崇有辨姦諸作亦可僭踰
以附矣開州已刻公詩別有箋經寓言數卷未刻不在

集中

送河間太守邵公考績序

清士猶瑩玉也玉少類瑕連城照乘亦不足珍竒故官
箴三事最先者清而利之汚人古人直比之于臙然夫
人知之其幾在我無難而卒難焉者無本故也儉者清
之本根清者儉之枝葉一裘三十年所以為晏嬰無地
起樓臺所以為寇準若乃屏絕饋遺庖御則厭飫肥甘
引避塵氛服飾則窮極靡麗斥遠聲樂後房則不勝珠

翠平揖西山高風朶頤金谷豪侈自詫曰清吏人亦曰
清吏清吏果若是乎其或儉矣清矣強者高自矜持慮
人有德色不肯輕染一毫而民情物理竟不留情懦者
畏蒞自保慮國有憲網不敢輕談泉貨而元慙巨惡終
不敢問為已過多為人過少膏屯而未光澤壅而不流
其儉其清君子不取也河間密邇京都易於攀援豪右
藉威貴勢武斷鄉曲有位者莫敢詰甚或資其賄以充
贄需其譽以先容迹厠郡庭勢傾里閭故俗日橫民生

日蹙龍山先生邵公以冬官大夫來守吾郡雄才敏手
百務咄嗟以辦而藿鹽菜根宛然為諸生時蓋不知為
專城古諸侯門無私謁庭無宿諾朝出理簿書暮入繹
玄史猶若為令關陝為州守為別駕齊魯時乃不知河
間為畿內大郡以雞蟲視得失以鼃蠅付毀譽以虺蛇
驅豪右以豚魚孚民庶乃不知境內多豪族數月官屬
肅期年習尚移夫子產尚多謗言包孝肅不免刻木輩
相左古人所難而公優為之亦嘗求其故乎胡質清節

惟恐人知人未嘗不知楊綰儉德無與於人人自斂戢
誠能動變澤速置郵不易之理也邇者述職天子天子
嘉之旌為第一良二千石晉秩薇垣叅政今三年有成
矣村墟鎮市凡熙然樂充然飽煖浩然有得罔非懷公
者部使明揚縉紳述作途次風謡室家相告凡鏗然鳴
羣然和洒然有述罔非美談於公者萬境空融鼓舞莫
測儉邪清邪本根邪枝葉邪不惟人莫能測公亦不自
知也公真人傑也哉公澤州人澤州多賢哲正德間遲

齋孟公守嚴州亦以異政錫宴闕下公復襲芳其後傳
稱澤潞山川環抱人儉而用禮地靈人傑足知古語之
不誣而師友淵源固亦有自哉茲循例考績戒行有日
衆咸謂東觀內庭舊價固在烏臺青瑣薦章重疊嚴廊
大拜舍公其誰却恐頓失所天閭閻復有愁歎之聲耳
妹婿馬監生師言徵緒言以充行橐緒未識公而耿光
大烈固已薰蒸酣醉亦何必侍謦欬挹風度而後為識
公哉望五馬之征塵想孤鶴之行李抑安能以無言而

况師言之懇懇也

贈廬墓孫生服闋歸邑庠序

廬墓非古也中世有所慕而為之也孔子沒門人築室於場相嚮而哭此廬墓之始也父生師訓事之如一漢以降墓廬班班史籍慕杏壇諸賢而為之然非中行也賢者之過過於孝者也故典禮不載觀風不上即上亦不表宅里而聖賢亦不以為訓然則不欲人過於孝乎胡為不以為訓也慮其不可繼也先王制禮欲賢者俯

而就必以賢者之過律人則孝德寡矣今胡為猶爾爾也情也制禮者精於義以立大法為子者深於愛以申至情皆是也情發於性父子天性也固亦制禮者之所是也余甥婿孫生倫讀書知理道入邑庠為諸生甫二日父沒未沒前病臥數月未見倫被儒服倫深以為恨既葬依栖不去宗族促之歸泣曰吾遽忍以死視吾父寘此荒閭蒼莽之區而安臥家室乎吾將室此事晨昏耳翌日所親羣往諭之曰今不歸必欲畢三年邪先王

教民不以死傷生中夜昏黑無行人狐鳴鵲號皆足驚
悸致疾狂飈溽雨草妖木孽厲鬼劇盜傷生者種種不
念及此邪曰吾知念吾父耳又何他念古之廬墓者當
兵爭亂世亦不聞有他變今聖人以孝治天下魑魅遁
藏強暴改革夫何害即有害死從吾父亦何恨西村秦
綸廬墓於村居數里外六年豪客屢相戒不犯況吾家
近在數武乎又何懼吾嘗自擬如何子平為天地罪人
誠欲布囊如范訓枯柏如王裒負土如溫振以希前哲

顧不能希秦綸乎余聞而悲之亟約李孟川馬瀧厓諸君走唁其廬衡茅蕭然土榻破席僅容膝落日黯淡無光木杪悲風瑟瑟鳴蟲聲鳥韻淒切如訴相顧慘然以歸懷抱作惡數日不能置今年九月服闋泣別墓廬往業黌舍學師吳玉田曹涑川徐孤峰進諸生語之曰此門牆之賢斯文之光也不可無言以堅其志共授管索言於余惟古昔以六德六藝稽士孝順德也原百行首萬善德之最先者也西京盛時以孝廉先諸科如倫者

謂可別為旌拔於文學藝業之外以厲有衆晉宋以來
斯義不講士但知麗於辭以攫科目而篤倫敦本視若
贅疣棄若弁髦然阮籍劉義真居喪不廢酒肉君子尚
謂其不能以禮自處宜擯之遠方是猶知其非也今則
不知其非矣五季壞亂居喪食肉人猶以為異今則不
謂為異矣笳鼓喧倚廬歌姬娛弔客甚者喪在村墟身
在鎮市斜風注雨敗棺狼藉於破屋塵糞間曾不一問
而酣醉旗亭宣淫妓館揚揚有德色儒者不免也不但

不為異而已宦囊充盈駟僮奔趨喈喈滿衢巷如倫者
顧謂其為異悲夫余既嘉倫孝欲有言挽頽風又重師
友高誼不可違也歌栢梁之詩以貽之曰飛鳥咽咽南
郊阡高林風撼塵迷天棲枝未穩鳴聲酸重泉應恨人
長眠飛來年歲幾變遷悲哀只似初來年情同精衛目
懸懸海波千古終當填提提飛鸞漳河孺誰從羽翮分
娵妍漳流日夜空潺潺

贈李從周序

吾邑西南有鎮市曰鄭家口前臨衛河接南北水陸通衢居民富殷商估叢集四方貨利及遠地難致諸珍異舟涉輿載率於此駐泊故居此者比他鎮生計頗饒然地雖故城屬而不皆故城人也悍而秦晉黠而齊魯狡而吳越巧佞而梁韓魏博有所挾而勛戚校卒貂璫廁養混處閭鳴鵠蹲虎踞橫于市藐於法以乾沒攫取於利區呼稽不前徵需不應故比他鎮為難治坊廂之長剛則怨和則侮間剖折其爭戾以為之平勝者未必為

恩而負者深以為恨官船過河下索繹卒多至數十陸路送迎扛曳擔負無虛日此地舊無需應例貲費無所出強科之市人豪者抗弱者逋不如所索即束縛榷楚其長不少貸邇來盜復猖熾邏卒兵官尚不敢問顧以緝捕責之故長茲鎮比他鎮恒多懼罪李君從周北鄉人去鎮四十里幼讀書知理道平生未嘗一詣市貿遷而敦厚朴誠為鄉曲所敬信以其父嗜天竺學乃棄儒業承父志既而為郡從事非其志又棄去父沒乃復讀

書凡古人歌詩騷些及史牒沿革治亂之迹時時訪文士細詢之間亦詣余矜所得邑大夫聞其賢署長茲鎮從周愀然曰吾之疎慵尚不堪為儒為吏為禪學而堪此為乎捧檄而辭辭而至再至三繼以泣侯終不可乃強應役鎮人驩呼曰是不御酒肉日誦佛書者肯魚肉我乎是不為儒吏仕版不屑者肯屑是以苞苴我乎又曰是讀書為鄉人所服者多聞可以諭俗據禮可以率物沖淡可以格姦此去將無復頑獷者乎至誠動物古

人不我誣也未數月果若人言乃相率謁余識其事余
前此常恐從周以是獲咎蓋嘗作三歌以招其歸今譽
望若此是余為過慮而從周為通材矣雖然君子之處
世也非快意之可貴而順適迅駛能屹然以中止者之
為難今令長盼于上鎮人悅於下讒謗不行詛訐不作
風漸改移事無凝滯意誠快矣於此而拂袖北歸柴門
莎徑休名完行瑩無類瑕挽之不得不猶愈於擠之不
容乎福不可屢寵不可恃久矣他日豕酒之忿少失於

吏胥萋斐之言將成於貝錦市虎三人投杼再至是寧不可為寒心也哉此不但可為從周道固君子委質事人之義也然則三歌之招尚未為過慮矣余與從周為姻戚故敢盡言

賀陳母蔡太宜人就養序

嘉靖甲辰三月豫南陳先生謁選得官景州守年甫三十餘州倅江西劉侯以公檄至故城謂余曰公知吾新賢守乎是中州名士陳豫南也諸兄俱有賢聲豫南尤

奇絕故先得偶十九舉於鄉二十遊太學友天下士造
詣益深景地汙下易潦不幸有膏沃之名賦役素難辦
景俗獷悍暴戾不幸有殷富之名豪俗素難治盖非此
君不能守此州時豫南尚未至芳譽已施及四境歆艷
寮案矣下車數日巷市改觀旬日後屬邑皆知所趨向
又旬日偽剔蠹去汙者潔逆者順君子曰此非君不能
成此治尊甫嘗有官階未仕而沒獨太宜人在堂乃亟
迎養駟馬既駕日候境上望塵瞻雲顒顒然魚軒既至

迎拜路左前襟後裾依然太宜人即路左撫豫南誨之曰爾蚤登仕籍志節未堅定無黷貨無志富貴無負天子負所學以忘而父之言豫南跽而受訓曰兒終不敢負斯民負吾母值南北通衢一時過者數百人咸喏喏稱歎曰非是母不生是子學宮師友暨縉紳士夫幸豫南有賢母為一郡諸屬邑閭閻之師又幸郡邑有賢使君蘇百千萬億蒼生之困介庠士李生鎰劉生慨及余甥劉監生化淳來徵言以侈其盛余未及謁豫南未

同而言賸有慚色然義不可以終辭吾聞之陽主義陰
主利天地大義也少而戒老而貪天下同然也母以喁
喁煦煦為慈子以甘旨口體為孝庭闈常情也太宜人
陰柔質性而唾視富利以七十有三之高年而嚴厲耿
介不減少壯時是則賦予粹清氣化不能囿懿德單厚
衰暮不能移情悰卓異習俗不能汙非偶爾也夫人之
愛恒鍾於幼子而尤甚於久別別而韋布合而冠裳則
夫驚喜之懷慰藉之詞諄諄懇懇固至情之不容已豫

南青袍挾數冊書孤蹤遠道上禮部埃壒霜露睽膝下
之愛而塵遐思已屢易時序倏然見之金緋牒戟雲樹
生色環數百里屬邑郎吏率史胥隸卒捧簇後先境土
坊廂鎮市長從倅幕學師之後驪呼奔走太宜人不動
聲色所以慰藉豫南者民情宦業外迄無一語及他事
以塵芥視聲華等白衣於蒼狗衷懷瑩澈然後外感莫
動是固所稟孤高而閑內則諳女誠自不可誣昔公父
文伯之母念逸淫忘善足以生惡心恐穆伯之絕嗣盖

有所戒懼而勉於儉李景讓之母得錢盈船掩而不視
欲諸兒學問有成盖有所覲望而遠於利太宜人出名
家嬪良士兄弟為府守為府別駕門楣赫然諸子姓桂
籍芸香階庭輝映尚何所戒懼何所覲望而尚云云不
但賢於今人已也壽筵既張賀客畢至太宜人盛服坐
堂上受賀豫南捧觴侍堂下受教當有諄切詳盡迥出
途次倉卒之外者恨余衰老不能趨廁末席聆警效以
消鄙吝姑述所聞塞請并附致區區歎羨之忱若乃麻

姑金母大慈壽域之貞符黃霸富弼循良端揆之舊轍
獻南山歌頌類於贅疣談內庭調燮涉於諛佞不復瑣
瑣也

濟南別駕栗子德政詩序

栗子晉川以三易魁己丑禮闈士聲稱赫然然以宗藩
戚屬不得官朝著循例外補人咸喑喑今為濟南倅濟
南隸藩臬上承下逮日不暇給人復慮其不堪晉川漠
然無芥蒂孜孜以圖凡凡以自安惛惛若有所得倅之

外乃不知他有捷徑廛仕中丞部使偉其識知其賢且才命董東藩糧運之役於德州水涘夫國計莫重於委積民生莫困於輸運而山東為甚漢都關中東南征税半天下間關萬里遠餽分陝困宜無過如此而漢食貨志溝洫志首以山東糧運之難為言謂多至六百餘萬軍旅既息猶不下四百餘萬若非東南所同者蓋巖壑嶮巖擔負飛挽視彼載以舟楫浮以江漢者為力數倍宜志載者之云云也加以稅額漸增流亡日繼取盈無

定期督併無良策前此董役者類知其難復以難自阻
以玩愒自容崖異者軒挺物表曰吾素無宦情曰吾恥
於談利優游詩歌杯酒間以掠聲稱脂韋者毀方逐圓
曰吾貴同賤獨曰吾達權通變乾沒於苞苴貨賄以需
瓜代簿書填委了不關心怨聲載途褒如充耳悍卒傲
睨偃蹇禁不敢問黠吏舞文弄法陽不與知無怪乎閭
閻日蹙山東糧運愈艱也晉川既捧檄視事羣不逞潛
伺其所為見其以廉律身以簡易涖民以方正勤毅率

寮屬以剛嚴御輿臺胥史正色盛氣凜不可犯相率縮
頸吐舌去諸宿弊一時盡祛民熙然稱快有歌於通衢
者曰瞻彼積倉兮喜色洋洋兮願使君之壽且康兮趨
彼公庭兮好鳥和鳴兮賡我民之歎聲兮此倡彼和聲
斷續恒相聞薨薨溶溶丁丁泠泠野鶴之唳晴空枯蟬
之咽微風也時久不雨君子曰雨近在旦夕且和氣致
祥人衆勝天人一於和不雨何待已而果然乃復有倚
聲而和者曰惟天道之幽玄兮邈不可諶惟吾民之欣

悅兮乃可以得天之心沃枯槁而滌塵氛兮迪知於君
侯之忱愛雲霧之幘幪兮易豐年於歲稔謂予言之莫
信兮視四境之甘霖於是諸晉川屬吏爭以其所得
師者鳴雉竒獻巧言人人殊吾邑廬生貝時主陵縣簿
走書介於陂東徵余言以引諸作夫天下之事天下之
才為之也得才士易得達士難士惟不達望切清銜塵
視劇務郡縣吏若將浼焉故檢察疎而欺詐作防閑弛
而關節入晉川本館閣人物而巽情俛首於守貳之下

趨地官階庭拱聽指揮惟謹充然浩然無數無忤可不
謂達矣乎傳稱臨財不苟見得思義夫財猶膩也近則
汚人不見不臨何汚之有晉川日見且臨之而共從事
者又思中其好以希合南金西玉投隙嘗試而寒冰秋
水瑩無垢汙不但達於義分且達於利矣充斯類也抱
關擊柝隨遇而安廊廟江湖無入不得措之萬變登閔
勲業其孰能禦之古昔觀風者采里巷歌謠備史氏之
闕安知他日不有采而獻之明天子被管絃奏金石為

樂歌雅什者乎然則晉川之才且賢方將和鳴昭代休光百世一郡一時要不足以淹之而茲其兆也余不佞臥病村墟樂善之心時復耿耿又重違盧請於是乎言

贈楊訓術序

今郡縣所隸公署以學名者有三曰儒學曰醫學曰陰陽學儒學自三代已然陰陽與醫學則肇於宋沿於元而盛於今日置官授篆與儒學鼎峙以立然儒學賢士之所儲養輔理承化神功聖德之所從出二學之徒莫

敢與並論儒學之師皆鴻儒高才他日入而臺諫出而藩臬皆其分內二學之長惟供役縣庭奔走部使終不能以自奮故亦不敢與抗禮夫禮義乖則民俗漓儒學之責也疾疫興則民生蹙醫學之責也趨避紊則民業隳陰陽學之責也其致一也其致一而終不能一者勢也今陰陽學與醫學又漸不一矣陰陽家在律有私習天文之條於法有妄言禍福之罪於巫史有祈禱禳祭之禁其徒惴惴焉恐懼罪僇不敢精研深造惟掇拾粗

淺以自擅故其術日益疎醫家則庸醫殺傷人者有罪
良醫著名譽者有旌草澤之醫爭自磨礪孳孳焉惟業
不精專是患近日来徵入尚方策名醫院膺官稱登牘
仕者相望故其術日益密豈建學命官之本意哉亦勢
也今年吾邑訓術缺員楊生君輔奉例入貲得膺冠服
領其事泮宮師友鄉閭姻舊相與走賀於其廬酒既半
爭趨為壽或諭於生曰以子之賢而屑此乎若以為署
名仕版覆庇門楣知非子所素期若曰據此為階循資

而進則勢無所藉手奚有於是而鼯鼠發千鈞之機鹽
車困致遠之材也生曰吾非敢有厚望也姑取以自淑
而已吾家不貧飽食終日常恨無所用吾心吾堂具慶
終歲矻矻於阡陌之下又恨無以悅吾親西望雉堞百
武許然無故不入城市日與田夫溪叟為徒又恨不得
與豪傑遊無所師資以力於學將無一善以名於世今
幸得膺命服旦夕拜庭闈下可以博懽悰陰陽以學名
必有所當學者官以訓術名必有所當訓者法所禁者

吾不敢冒禁以強學即其所不禁者而學且訓焉亦可
以賢於博奕歲時從邑大夫拜先聖與絃誦諸君子為
伍聆言論覲風采可以自得師退與吾寮醫學師生各
出所業以相切磋可以得良友彼挈壺保章司歷之屬
吾固不敢過望然使他日稱吾邑訓術不愧於其官鄉
邦稽疑不假於外求指吾名而歸之雖么麼猥細君子
不由然偏長小知亦可名世賢於泯泯沒滅者遠矣夫
抱關擊柝稱於官皆可言仕解牛舞劍凝於神皆可言

學稊稗瓦甃悟於心皆可言道拋耒耜而觀俎豆之容
脫荷衣而從珪組之後天覆地載無累於衷喬木幽谷
不足為喻鄙人志願於斯畢矣吾兒若谷時亦與席末
歸以告余余曰是豈可淺以待之乎有止足之義有養
志之孝有古吏隱之風有向上不容已之幾有素位不
願外之心充斯類也物各止其所矣天下之患莫大於
民無定志而不安所止身韋布而媚附公卿業隴阡而
貨交廊廟筋力疲于奔趨資業盡於饋遺狐虎威聲蟻
螻儕輩江河之流日下一日如生者可多得哉余舊見
其溫雅應對不失矩度固知其邁時流不意其有識若
此也既而門生夏晦夫來索言以速其進堅其志且曰
此吾庠諸友樂道人善之盛心願先生勿辭遂書之

送玉田吳子尹桃源序

桃源隸常德古荊州地也雲南僻在外徼古梁州南境
也吾故城隸河間朔易地也河間距雲南萬餘里距常
德亦不下六七千里而常德雲南相去亦六七千里風

聲土習邈乎不聞知而話言容與各亦不相類玉田雲

南士曩者北走萬餘里會試禮部得為吾庠師教有成

績士有定業部使者屢旌揚乃今又南走六七千里為

桃源令胡為不得少占一職於朝籍之末而矻矻屢屢

羊腸鳥道奔走困躓若此耶古者國各私其才任各局

於官所謂客卿者無幾漢唐以來遊宦終不遠鄉土吏

至長養子孫以官為氏今古固不能盡然惜玉田之尤

甚也雖然不讀萬卷書不走萬里途不足為大丈夫玉

田腹笥六經言泉百氏讀書幾萬卷矣自滇而貴而廣

而蜀踰太行跨襄漢涉黃河間關於汴宋瀛渤以達京

師走萬餘里矣南天之勝江湍海濤上都之雄宮闕樓

櫓文物之勝賢人君子天實作意以是玉成之夔州詩

翁周南滯客要非偶然者今復遡流南去雨楫風帆擊

淮水渡大江感汨羅弔長沙問習池尋禰正平孟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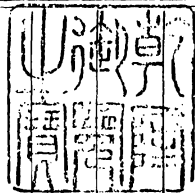
故墟計其胸次瑰奇磊落高並匡廬量包雲夢步視巴

蜀氣吞燕趙區區遼邈礫硤東西南北亦何足為宦途

計吾見玉田之易於桃源也湖湘固水鄉而雲南瀾滄
昆明洱海滇池皆浩渺無涯涘亦水鄉也吾河間當九
河之衝滄海東瀕滹沱易水潢溪遶西北衛河經於前
亦水鄉也雖疆宇分野未能盡同而沮洳鹵瀉其水土
同盈縮消長其氣候同魚鹽蒲葦其物產同秉耒於原
舉網於川炊烟於聚趣虛於市牒訴於庭其生理同以
玉田之資深逢原優有餘裕舉此加彼固將千里同風
借使枘鑿矛盾無一可同而融液薰蒸亦終無不可同

者而況無不同也善教而施於有政桃李門牆桑田阡陌化育則同亂苗之莠塞蹊之茅剪除則同吾見桃源之孚於玉田也仙源靈境無處無之自陶淵明作記而昌黎半山諸君子紛然題詠桃源之說遂彰彰在人耳目然有無不可知天順中纂一統志郡縣各紀仙迹劉晨阮肇之名益顯玉田此行將簿領倥偬日不暇給以無視仙境而漫不問乎抑以有視之一觴一詠時復弔往昔討幽竄於桃川深處以示臥治之優暇乎夫廢格

公移高談渺忽則為曠官困巖緇塵頓忘清遠則為俗吏二者皆非也賀監以謫仙呼李白而其令任城為第一循吏盧仝儼孟諫議為蓬萊羣仙惟欲其蘇息顛崖辛苦然仙迹宦業名雖不同高致則一其說雖近於謬悠無稽吾藉以掃除塵氛亦復何害花落花開萬境澄澈江靜山空水天一碧纖翳不滓於太清蒸霞紅沐於春雨謂民之父母可也謂為世之仙人亦可也敢因庠校師友之請以是為玉田贈



沙溪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四

二至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錄監生臣孔廣平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二

明 孫緒 撰

書策

與東田先生書

昨者文旆出京緒方以罪咎謝恩宥未得拜送古人有
言貧賤別更苦今日老先生與不肖所謂流離患難之
別又非貧賤可擬苦當如何近日邸報曾見否浮梁戴

公以直見斥中貴夜半持寸紙遠召釣陽劉某握掌憲
度風紀之長進身若此他日之所彈壓整肅可以預量
姚崇未相先以十事要說必盡從而後肯即任前輩之
謹始然也彼人者龐然大物目不知古今而心不涵義
理也久矣此舉此態是固其所獨怪夫今之士風喜通
惡窮知附勢而不知有性分如此事不知去者為是而
來者為非反以被召為榮而被斥為辱江河之趨日愈
就下其何以長廟廊臺閣愧山林泉石多矣大抵古之

高士不以膺金紫之貴為榮而以全始終之名為愜我
公既出之後士夫識與不識及走卒販夫兒童婦女皆
咨嗟扼腕若失所庇志節之士思欲執鞭而不可得完
名良節照映朝野如連城照乘瑩無瑕類觀此正未可
以南北為輕重也老司馬鳴佩於庭安坐於堂呼唱於
衢了無忤色然而見者障面聞者掩鼻士類斥之則曰
秦人秦人外之則曰隴人隴人不有則曰原非隴人乾
坤漠漠殆無所容氣息奄奄何異泉壤彼方黼藻文具

備飾邊幅人之可笑一至於此亦斯文之不幸耳緒母
老身單戇直孤立居今之世灾梯滑稽俯仰狡詐猶恐
有非意若緒者其何以免累謀以病投効此時偵伺邏
卒滿衢巷恐事露真誠則禍且不測頗類懼覆舟而先
投水矣俟秋間聲勢稍寧當更徐圖然而溪山之夢無
夕不然也老先生素諒緒者故敢布衷曲

與吳司空獻臣書

緒僻居村落去縣四十餘里或有事抵縣歲二三焉故

邱報絕不聞知數月前蒲汀李少宰過敝地維舟枉顧
始聞往歲執事有薦劄推及不肖議訂大禮且置之二
三者儒之列顧緒何人敢以當此緒資品庸下才力綿
薄雖勉強隨分讀書終不能自拔於凡品而先民遺訓
則硜硜固守不敢失尺寸故當路諸君子屢嘗推薦然
不過謂犯非其罪才尚可用而已未有如明公謬許如
是者緒雖未得見佳章全文而朝廷大禮謂緒堪當考
訂之責則其意可推而知也感恩輕重宜何如為報耶

恭惟執事文章道德為世儒宗昔年逆瑾竊柄虐燄煽
天於時人皆少貶以殉甚者投好以希合重賂以取寵
公獨毅然行所學不顧卒中奇禍禍愈大志愈厲所守
愈堅天挺賢豪固自異於人邪即欲作書上布鄙衷而
蒲汀舟去甚急不肯少待路隔江山使者絕少寒家又
無得力人可以遠出遷延至今耿耿之私未嘗一日不
在左右茲者敝縣趙尹改任杭州便道過南京託彼專
人敬讀台下小詩四首薄旌下情近日弄筆漢陰亭得

雜言十二首錄博一笑諒大年當大拜歸廟堂謹於衛河之湄候謁光霽惟為道自重以慰蒼生之望

寧盜說

使天下知所畏不若使天下知所愧嚴天下以法不若厲天下以心人之所以冒禁犯法敢為而不顧者固其心之放肆不知所畏而然亦其利染既深知有利而不知有愧恥也夫苟不知愧恥也則法不足以制之縱有可制者亦惟靡懦弱腐者耳而強梁傲睨者視之蔑如

也夫人君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法不足以制之則所以馭天下之術始窮而寇賊奸宄凡決裂吾法自放於軌度之外者其將何以寧之而亦何時而寧耶端廟堂之本以清天下之風拔介特之操以厲天下之節倡輿論之公以正天下之俗風清則苞苴無所售而盜無所庇節立則困窮非所患而人諱於自污俗正則譏評不少貸而盜無所容不煩刑誅盜可漸平矣間有一二負固不悛者是則亂民無人心者也亂民而無人心則直

付之刑誅而已而又何難焉且盜何為而起乎飢寒切
身罹法亡命呼嘯於黨類以逋逃冀得於旦夕之苟活
而今之盜則非以是也殷富子姓豢養驕騃肥馬華裾
任意遊俠騁力勢則動輒殺人壓鄉閭則剛狠武斷而
羣不逞者又從而慕效之慙慙而誇獎之是昔之盜也
以貧今之盜也以富昔之盜也以畏法今之盜也以玩
法無惑乎盜之日熾也然則盜何時而寧乎有搜捉之
官有巡徼之卒間諜伺察足以諗其所如比鄰姻識足

以掩其不備而今則不然也耳聞其風聲則皇皇如不
及目炫於服飾則喑喑而心醉司督察者以多賕而通
音問主案牘者以稔熟而竄姓名勢家為之居停主人
門地嚴邃人不敢以物色高位為之保庇恩主請託關
節吏不能以盡法是昔人禦盜之具今人以為利盜之
資昔之盜人所憎而畏今之盜人所慕而愛如之何盜
之不橫也蓋嘗輿衛日閑邏者四出而盜略無顧畏之
心嚴立限期厚募賞格與聞有誅容隱有誅而人之秘

盜自若也揆厥所原豈非風俗之未淑節行之日隳人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始焉玩法而不知畏終則至於喪心而不知愧乎然則寧盜之說可知也誠使居廟堂者先之以節儉而淡然無欲使天下知所景從則凡列庶府者皆知苞苴之無所投其好而漸覺貪穢之可媿矣司部使者禮隆於清介而顛然敬仰使天下知所歆慕則凡為守令者皆知苦節之足以延於譽漸覺多貲之可愧矣為守令者又月省而日戒之曰守分而靜處者

良民也良民困窶饑餓吾周之且崇重焉非分而攘奪者亂民也亂民吾不但不齒而已刑誅將及焉彼富盛何為也如是則人皆知所趨避而漸覺為盜之非計夫人皆知盜之非計也彼將無以自容里巷恥與之居儕輩恥與之遊踽涼無侶煢煢孤立彼亦何取於是而必欲為盜哉夫盜也者隨所遇而奪人所有以為衣食者也無所用於財者也無所用於財而今之盜所以急於財者要必有所用也叩門戶於昏夜以求援賂獄吏於

園扉以求脫是財為民命尤為盜所恃以死而復生者也使天下之人合上下貴賤而皆知所愧風清節立而俗善則彼胠篋之所貯斬關之所獲南金拱璧無所投畀彼之財將無所用蹤跡少露則有捕獲而已殺戮而已蹙其居籍其家而已財無所於用不足恃也彼又安肯身死不測之禍以博無用不足恃之物哉漸習既久良心猶存則盜亦漸知所愧不期於寧而自無不寧矣而又有陰尼之幾有默挽之術慎嘖笑以風示嚴毀譽

以警惕表宅里以勸懲如是而盜猶如故萬萬無是理也寧盜之方無出於是若曰用聞望以懾其氣結誠信以傾其心妙謀算以決其勢親矢石以折其鋒招徠於携貳離間於嘯聚如古之李固張綱趙廣漢韓世忠之流皆末也雖然季康子患盜孔子責之以不欲蓋制盜非難制欲為難驗之於人情而反之於原本管蠡之見尚有進於是者

沙溪集卷二